

脫險回家不久張大千離開了四川。由於二哥張善孖在上海，他

私下也想跟去見世面，更想留下來習畫。

這個二哥單名澤，叫善孖，愛虎成痴，別

號「虎痴」，以畫虎獨步藝林，個性嫉惡如

仇，極具自信與魄力，也留著一把鬍子，

是張大千最敬畏，給予張大千絕大影響

的兄長。上海在當時稱得上是「十里洋

場」的通商大埠，與國外往來頻繁，新奇

事務，各種資訊令人目不暇給，料想自然

與四川大不相同。只可惜張大千心中的

如意算盤並沒有獲得家人同意，只有遵

從父兄的意思往日本學染織了。

●聽說他在日本的時候，因為憤怒日本同學譏諷英語流利的韓國同學，指稱「亡

國奴的舌頭當然是軟的」，從此不肯再說

日語，硬是僱一個在天津長大的日本人

做翻譯。家中寄去的錢甚為豐裕，張大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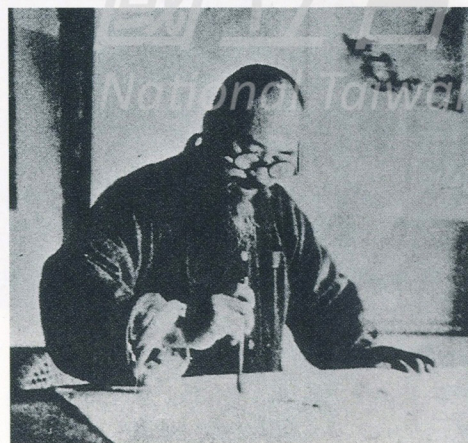
十足做了幾年「濶氣」的留學生。染織也



1 作畫中的張大千
2 三〇年代的上海
3 作畫中的張善孖



《當代》雜誌提供



許學得不錯，回國後竟完全不相干的擱

置下來。在張大千留日期間，原居內江青

梅竹馬、私下感情好的未婚妻，生病去

逝，由於國內張勳正動干戈鬧復辟，張大

千回不去四川祭弔。這個喪失至愛的打

擊，加上張大千正式自日返國後現實生

活不如意，演變得強烈、真實而無法承

受，他想「逃走」，決定出家做和尚去了。

●二十一歲血氣方剛的青年，竟真的開

始「日中一食、樹下一宿」在松江禪定寺

「修行」起來。等他膽子壯了，又一路募化

由松江往寧波觀宗寺找當代高僧諦閑法

師論道。爲了要不要燒戒疤的佛門規矩，

張大千與高僧辯論未果，又不甘心就此

服從，便又逃出了觀宗寺。不燒戒永遠被

人視為野和尚，他不知何去何從，對當初

做和尚的決定產生「是不是一時衝動」的

疑慮。正苦惱的時候，他被好友用計誘往

上海，他們還通知張善孖前來月台，把張

- ▶張大千與溥心畬論交，為「南張北溥」會面之始。
- ▶國民政府決定北伐，遷都武漢。
- ▶以工人為主體的「五卅」反帝愛國運動持續進行。

大千逮住個正著。張大千挨了一頓好罵，當天就「押」回四川。回家後在父母命令之下結了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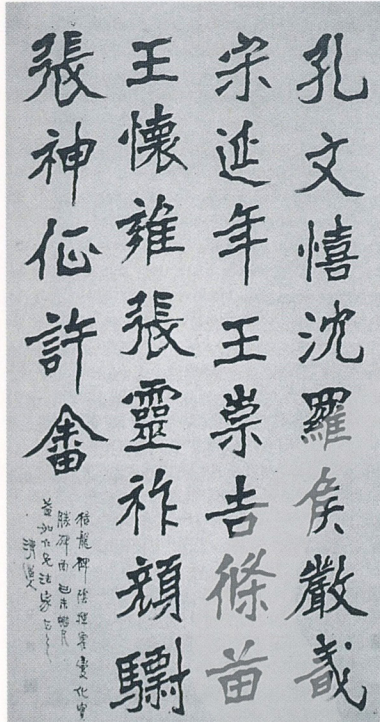
●從松江禪定寺到上海月台被抓住為止，剛巧也是一百天。繞了一圈再回到上海的張大千，有二哥的約束，不敢「胡鬧」。做不成和尚却留下了一個法名——大千。許多人熟悉題印在畫上「大千居士」之名，鮮少知道張大千的父親原為他取一單名「權」字，而後，曾熙再為他測字，另取一名為「爰」（又做媛）。

●曾熙別號農髯，在清朝科舉鄉試中上榜第二名，事母至孝，與李瑞清是好朋友。兩人都是民國初年上海間藝林中的傳奇名士。張大千先拜曾熙學書法，不久，經過曾熙引介，再往李瑞清門下習字。這個「李老師」，張大千一生奉為恩師。他號梅庵，中過科舉進士，曾在清朝當官，民國之後不肯剪辮子，自己喚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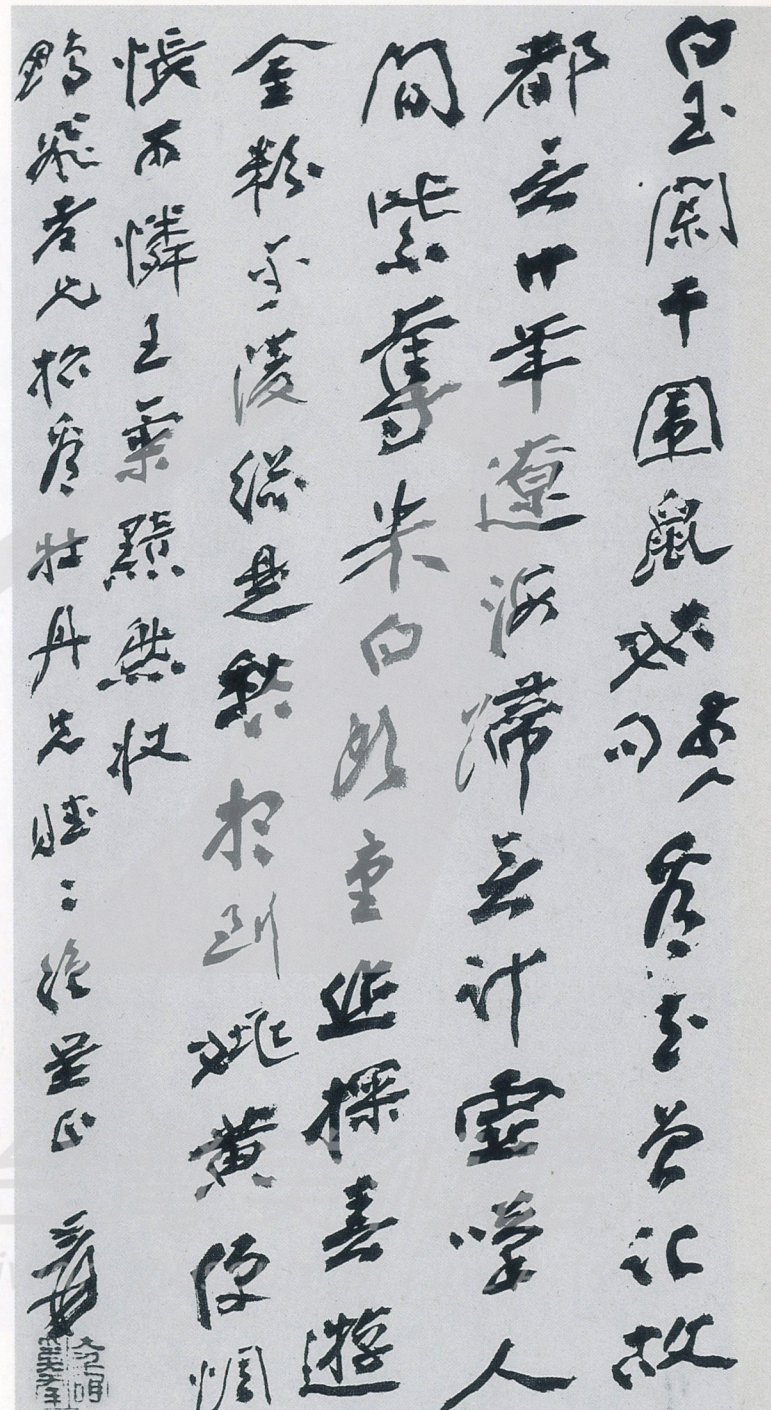
「清道人」。他的身材魁偉，方面大耳，食量驚人，可惜五十餘歲便死了。看來好似有些古怪，思想却不保守，他創辦的兩江師範，便是後來中央大學的前身。十餘年後，張大千還在「朋友陷害」下，勉強出任中央大學藝術系老師。原來張大千最怕動口，他說自己「小人動手」，動手作畫可是他最拿手的。

●當時人不輕易拜師收徒，做學生對老師更是極其恭敬。張大千拜師後時常去服侍老師，靜聽老師對朋友們談書論畫，等於授課，從不敢接腔插嘴。每日按時把字送去請求過目，如此「潛移默化」。通過兩位老名士，認識許多上海的文人畫士，不僅學到書法，還學到書畫鑒賞和詩詞，同時接觸曾、李二人對八大與石濤的字畫收藏。張大千便從「石濤」踏出他由臨摹進入繪畫的第一步了。

◎翻拍自Challenging the Past



◎翻拍自Challenging the Past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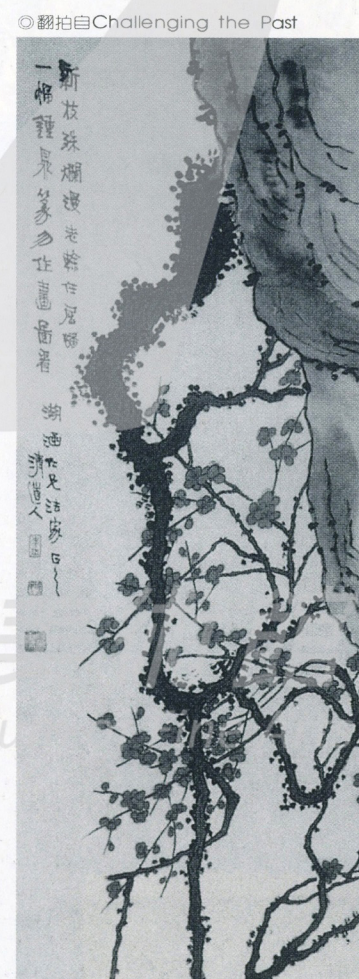
- 1 李瑞清
的書法
- 2 曾熙
雲中老松
1922
- 3 張大千
的書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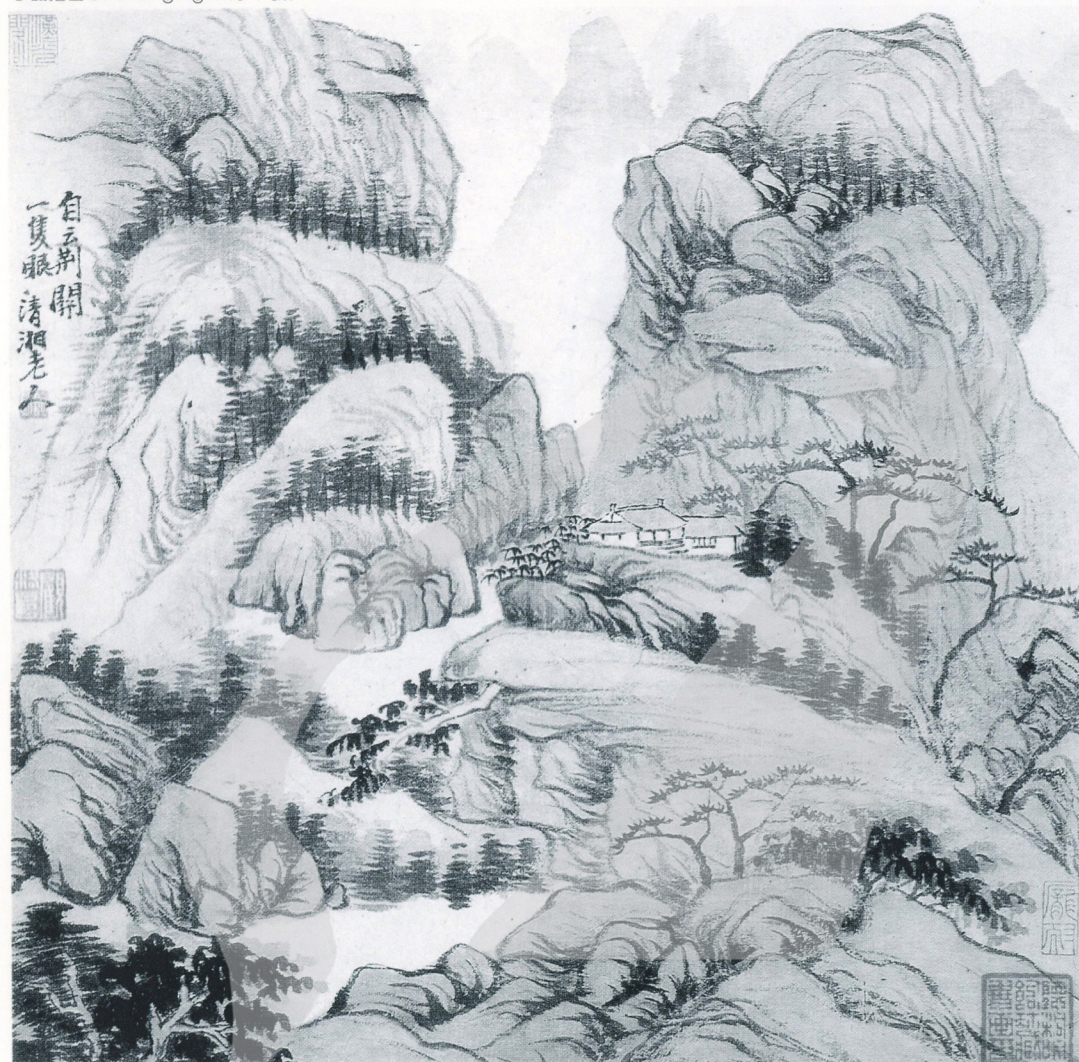
張大千 1980
 紅梅
 水墨設色
 107×48公分



石濤
 梅花圖
 由於接觸了曾熙、
 李瑞清兩位老師
 的字畫收藏，
 張大千便從石濤踏出他由
 臨摹進入繪畫的第一步。



李瑞清
 梅



1 張大千 1920-22仿石濤作品

33.3×33.3公分

他借了石濤曾題記的

「自云荆關一隻眼」

寫在仿石濤的作品上，

使黃賓虹輸了眼力。

2 石濤

自云荆關一隻眼



石濤

為禹老道兄作山水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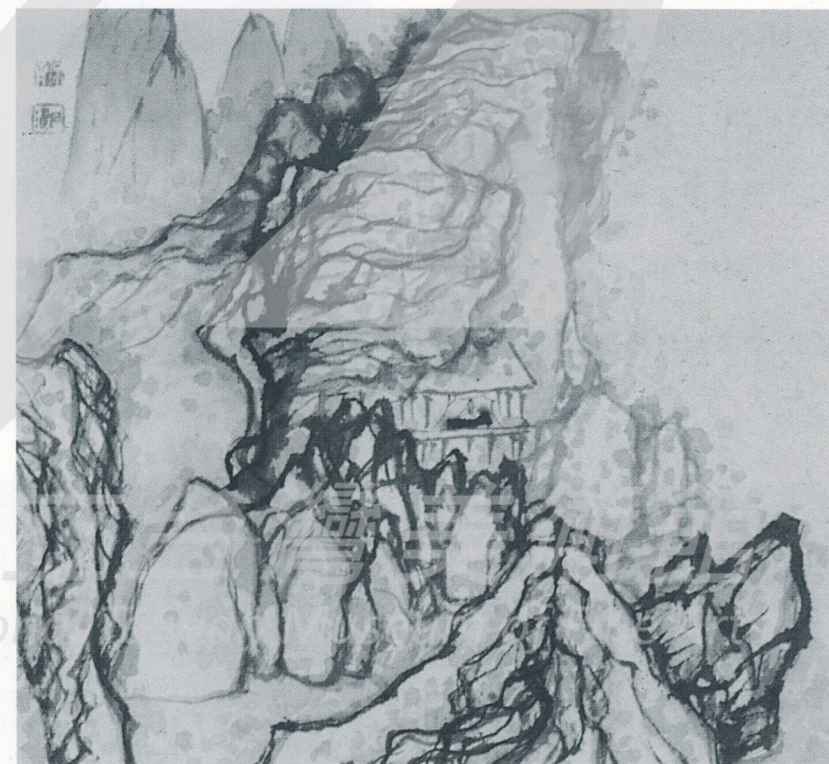
左頁張大千仿石濤

「自云荆關一隻眼」

一畫中的部份筆觸，

是否與石濤之畫

有相似之處呢？



●民國初年在江南一帶，石濤的畫作流傳甚廣，許多人深受他的影響；張大千更是研究石濤，摹寫石濤，做到幾可亂真的程度。

●曾、李倆人的好友當中以黃賓虹、羅振玉收藏石濤的畫作最豐富。張大千向也是畫家的黃賓虹求借一幅收藏來臨摹，被黃賓虹拒絕了。他心裡可有些不服氣，就仿了一件石濤小幅，又刻一個假印蓋好，借了石濤曾題記的「自云荆關一隻眼」寫上，拿去給曾熙過目。不久黃賓虹無意看見，一心以為是石濤精品，便拿以前張大千求看的那幅真蹟換了張大千這幅「假畫」，張大千非常得意，這次黃賓虹可輸了眼力。又有一次為了向鑑賞家眼力挑戰，曾經設計讓大收藏家羅振玉上當難堪。雖是出於遊戲好勝逞強的心理，這般仿偽仍舊引人側目，遭致許多苛評。

●臨摹是進入名畫世界的一種過程，也

是當時人用來進入繪畫世界的一種訓練方法。張大千認為臨摹是必經的一個階段，他的理由是：「臨畫如讀書，如習碑帖，幾曾有不讀書而能『文』的，不習碑帖而善書者。」張大千也以「臨摹是一種階段」的態度來教導他門下的學生。但是他往往不鼓勵學生臨摹自己的畫作，總是說我的畫還在變化你們不要學我。張大千對自我，則要求觀審名作不論今古，眼觀手臨，還要心領神會。他說：「有一點最要注意的就是切忌偏愛，因為名家之畫都有其長，學習的人都應該吸收採取。」

張大千的確是以這種辛勤摹寫的方法來開始習畫的路途。幸好，張大千沒有以仿偽成「真」就此沾沾自喜，以後他仍努力拓墾屬於自己繪畫的面目。張大千晚年遇到早期的偽作也會坦然一笑說：「這幅不是真蹟，乃是我某某歲在上海所偽。」



1



2



3

[大約1642~1718]

清代書畫家，畫學理論家。

原名朱若極，法名原濟（一作元濟），因為生在廣西全州，自稱「清湘老人」，另外「大滌子極」、「苦瓜和尚」、「贊之十世孫阿長」都是指他。

他是明朝皇室後代，清兵入主中原時他尚年幼，為避殺身之禍寄身佛門。他的畫一反當時仿古之風，構圖新奇，有獨特的氣概，他說「萬法歸心」，一切在人自己，極力主張以一個活潑的自我，主動掌握用筆用墨，對大自然做出主觀的反應和呈現。

1 石濤 1674

自寫種松圖小照
年輕時的石濤，
將自己繪成
清癯靈秀的模樣

2 石濤 1691

山水大冊之三
此為石濤中年畫作，
充滿豪放不羈
的氣概

3 石濤

東坡時序詩冊之四
石濤晚年畫風，
轉為清雅蒼茫

八大山人

[大約1626~1705]

清代書畫家、詩人。

姓名一般稱為朱耷，
但非本名，而是一種變名。

江西南昌人，為明朝

寧王朱權後裔，

明朝滅亡，他深受刺激，

由口吃而裝成啞子，

並且落髮為僧，

歷時十四年。

他擅長畫山水、花鳥、

竹木，用筆簡單、凝鍊，

形像變化多端，

有時誇張無法，

例如他畫的魚鳥，

常常「白眼向人」。

畫山水多畫殘山剩水，

畫面呈現荒涼寂寥的意象，

對後來的寫意畫派影響極大。

臨摹

是學習書畫的
一種方法和過程。

北宋黃伯思認為

「臨」與「摹」有所區別，

「臨」是將他人的作品

放在旁邊，觀察後

照著寫或畫，

「摹」是以薄(或透明)紙

覆在他人作品之上

跟著寫畫。但後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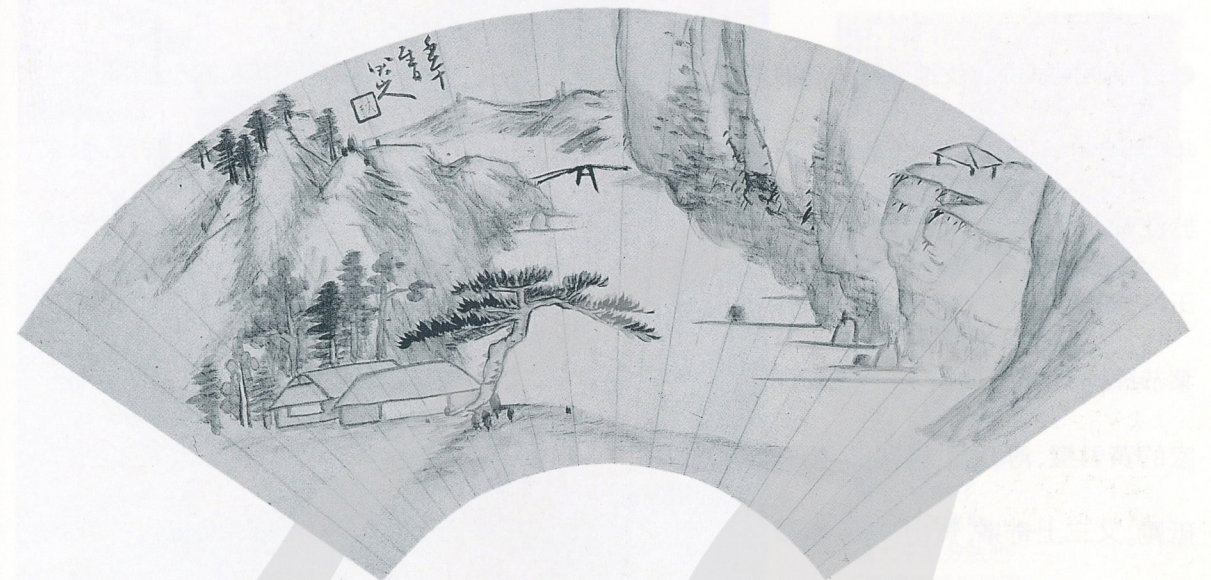
漸漸不強調兩者的差別，

而以「臨摹」一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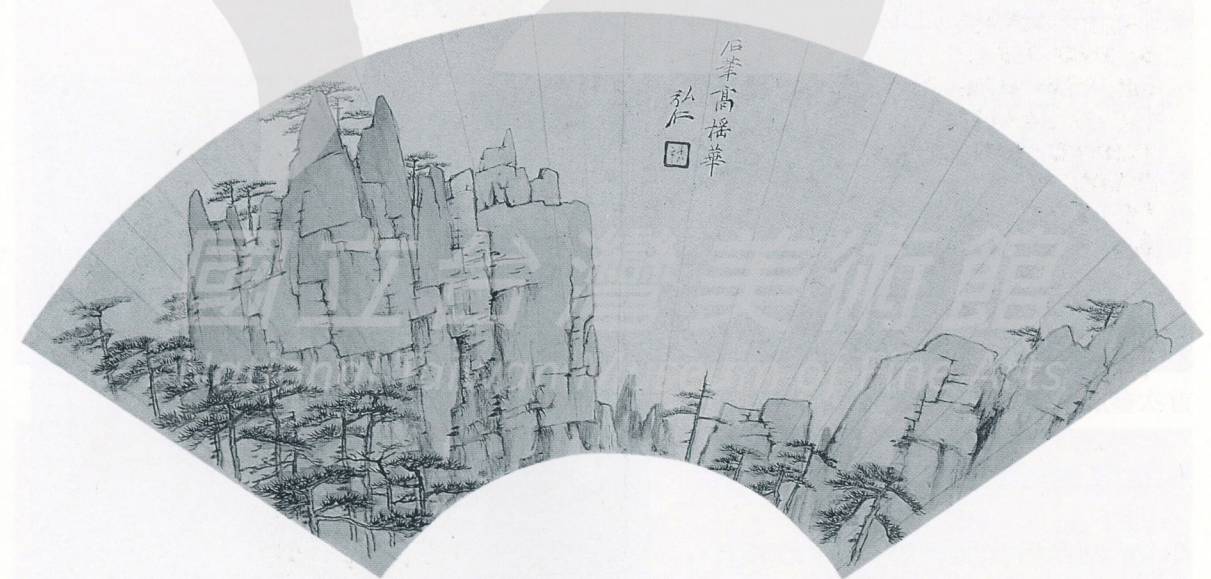
包含兩者的意思。



八大山人
「安晚帖」
二十二面的其中三面
張大千的荷與
八大多有相似之處



張大千 1924
仿八大山水扇面
水墨設色
18.5×51公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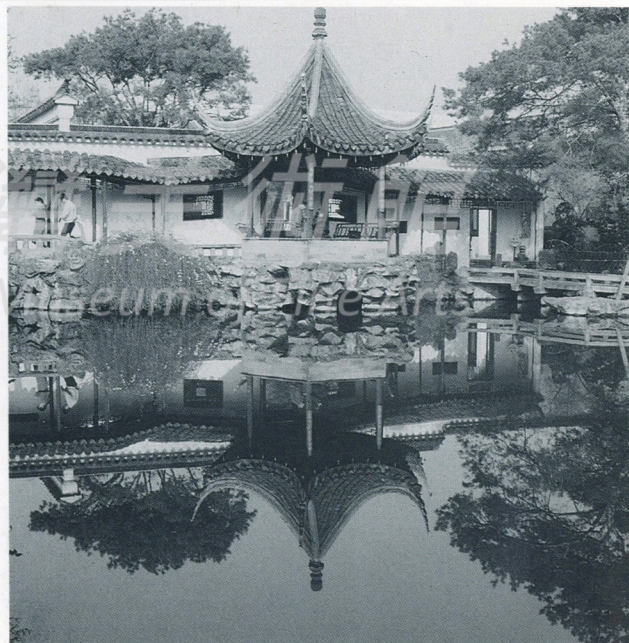
張大千 1924
仿漸江山水扇面
水墨設色
18.5×51公分

●這時期國家由北伐進入統一建設的十年，局勢尚稱平穩。張大千隨同二哥往來於江蘇，廣結師友，先後與謝氏兄弟（謝玉岑、謝稚柳）、才女李秋君、還有張群、葉恭綽論交，成一生至友。也結識同為畫家的黃君璧、溥心畬、徐悲鴻，相互切磋砥勵。又三上奇峯，黃山探險。稍後更得機會借住在歷史名園的蘇州網師園和北平頤和園，可以稱得上是一段黃金歲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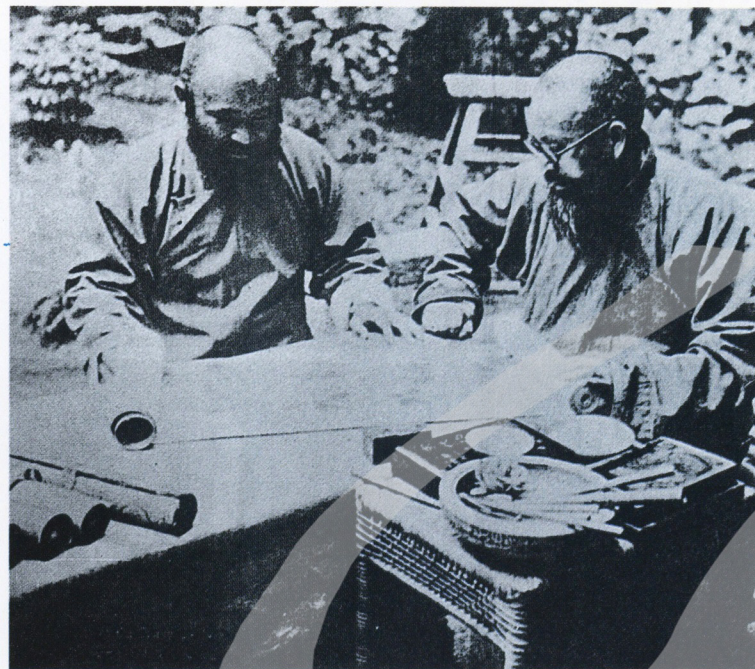
●張大千天資聰穎，加上張善孖多方提攜，收藏日豐，鑑賞的目力也精，真是英姿風發，得天獨厚。二十五歲在上海文人雅集的「秋英會」上一鳴驚人。這個以賞菊吃蟹，當場揮毫為目的的聚會，張大千首次參加就被點名「考試」，除了人物、花鳥、山水，還要詠詩題字，張大千的表現都令人刮目相看，他與鄭曼青和江南才子謝玉岑在隔日上海報界筆下一炮而紅。次年端午節前後，張家經營的輪船在

海上撞翻隸屬貴州軍人的一艘運鹽木船，船毀貨失人亡，受此事件波及，張家的產業被查封大半，從此元氣大傷家道中落。張大千於是憑畫賺錢，在上海開了第一次個展，拜「秋英會」上名氣，全部一百幅作品皆以相同價錢悉數賣完。張大千一面「閒寫青山賣」，一面想到石濤「搜盡奇峯打草稿」的話，便直奔給了石濤許多啟發的黃山而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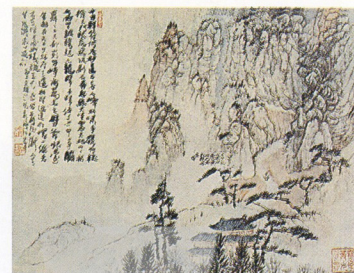
蘇州網師園為一歷史名園，
張大千在此渡過一段黃金歲月



(丁榮生提供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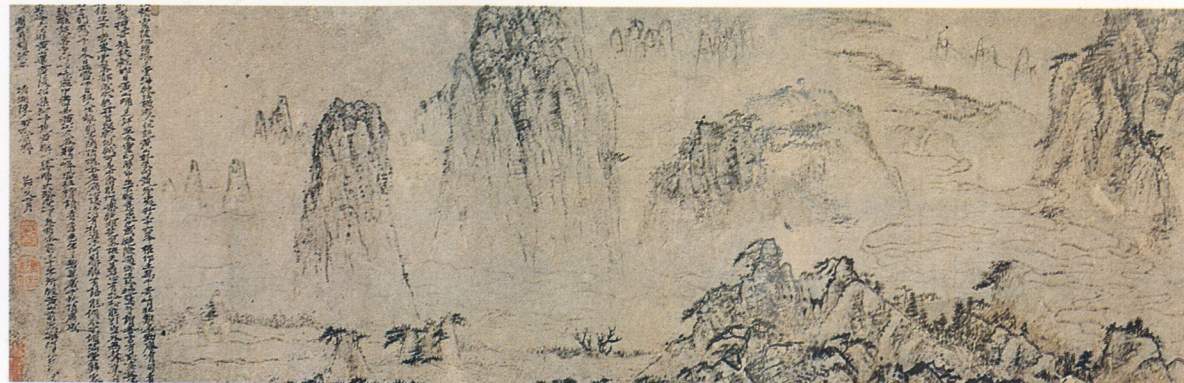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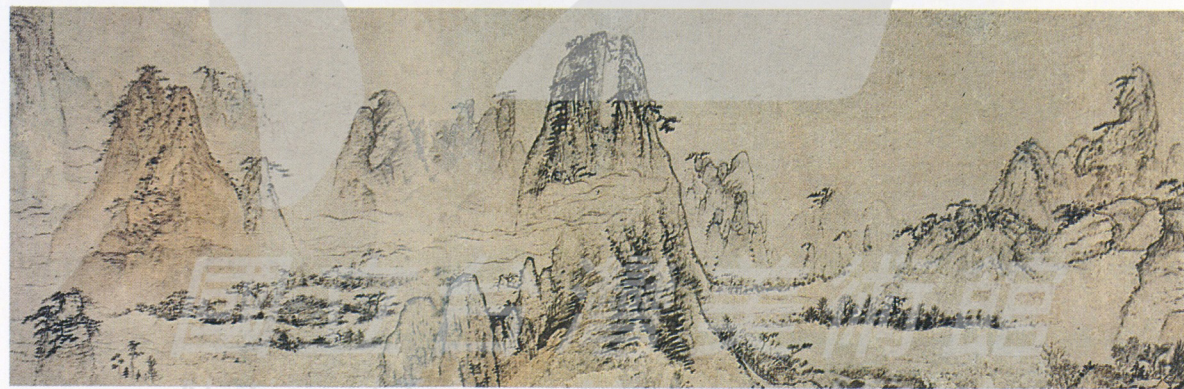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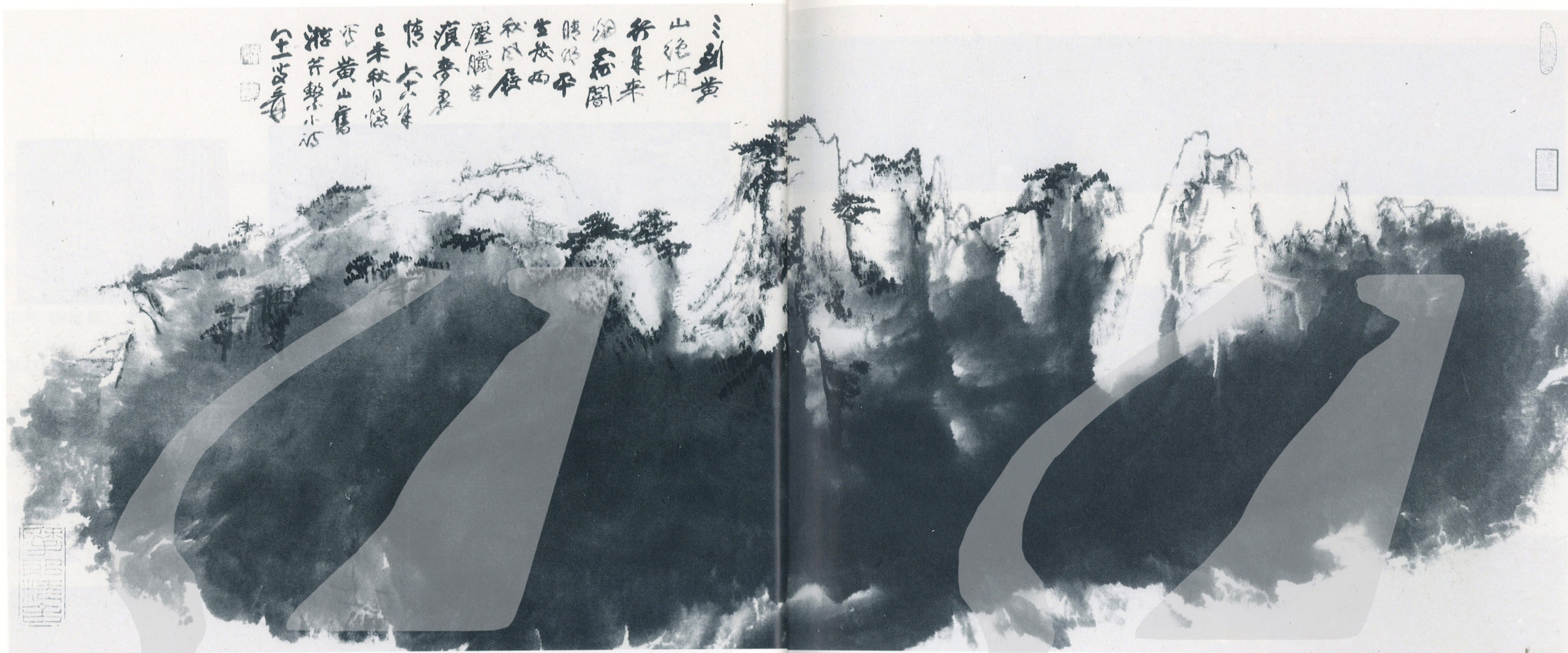
1



2

- 1 張大千與張善孖
- 2 石濤
黃山圖卷(局部)
- 3 石濤
黃山前後澗圖卷
黃山，曾給了
石濤許多啟發，
張大千亦效法他
「搜盡奇峯打草稿」，
直奔黃山而去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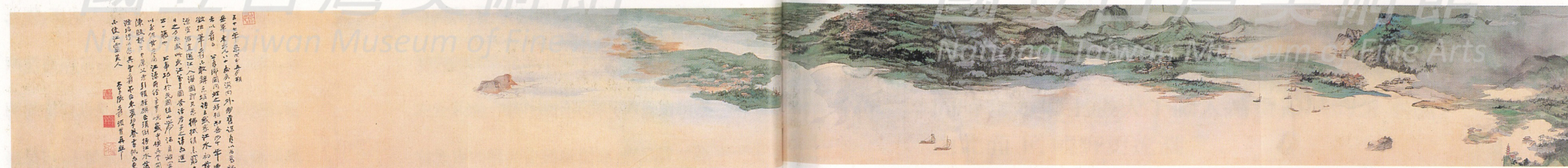
張大千 1979 黃山絕頂 36×90公分

●張大千常說：「名山大川熟於心中，下筆自然有所依據。」想來古人雖不盡是開門即見山，山水仍是親近的朋友，今人多在都會華廈的方盒子裡行走，大約只有靠遊歷與讀書相輔，才能收丘壑於胸中了。中國的名山大川不可勝數，譬如黃山特奇，是嶽中之嶽，有「五嶽歸來不看山，

黃山歸來不看嶽」的說法；華山雄奇兼有，蜀地山水則占天下四絕，奇、險、雄、秀。張大千分別在二十八歲、三十一歲和三十六歲三次上黃山（張大千喜用虛歲算法）。他去的當時黃山是荒草蔓徑、斷橋狹壁、無路可行，他們逢山築路，遇水架橋的深入，棲息其間，觀察體會。張大

千說：「多看宇宙大觀，不是親眼看過，憑著意想，上不了筆尖。」眼下多看，搗爛吞入，下筆自然泉湧而出。這些遊歷的美好回憶在張大千晚年的畫作中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呈現，記憶箱篋中沈澱的吉光片羽如酒醇濃。以他完成在七十歲的「長江萬里圖」來看，他由岷江流經的索橋畫

起，經灌縣、青城、成都、重慶、夔門，出三峽，歷宜昌、沙市、洞庭湖，入武漢，到九江，畫出了廬山、彭澤，到馬當山而達南京、鎮江、江陰，至上海，以長江口的崇明島做結，技法和記憶都十分驚人，可見張大千的畫作得力於山川閱歷的重要。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